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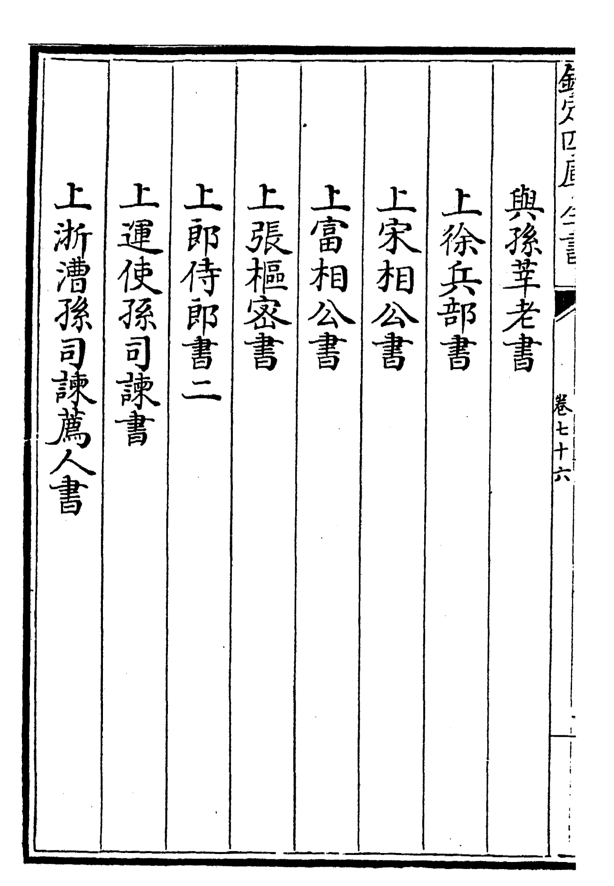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姚邁德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

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寛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祗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𥂮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踈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

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葢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

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

否則君子𢙣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為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名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為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賛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

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襃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已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盖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為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

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為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為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為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閒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

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况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禄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譽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攺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迯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

左河右山强國之與鄰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恩則恣以威則揺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淛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

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盖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為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

肖雖不為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為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為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强蔽以所職直以為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况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為恐心

拂性𥚃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
稽求可以自脫兾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
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
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
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
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
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絶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為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寛通精明㬥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為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為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

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為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閤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發使邪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盖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

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賛左右之喜歳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葢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絶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為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緊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

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乆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兾寛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為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為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惷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

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
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
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絶之罪者也然閤
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
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
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
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
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

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為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為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蹷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

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絶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詗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啟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隷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

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抗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宛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

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

也鄞於州為大邑某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戸者其田多不過百畒少者至不滿百畒百畒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

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盖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輙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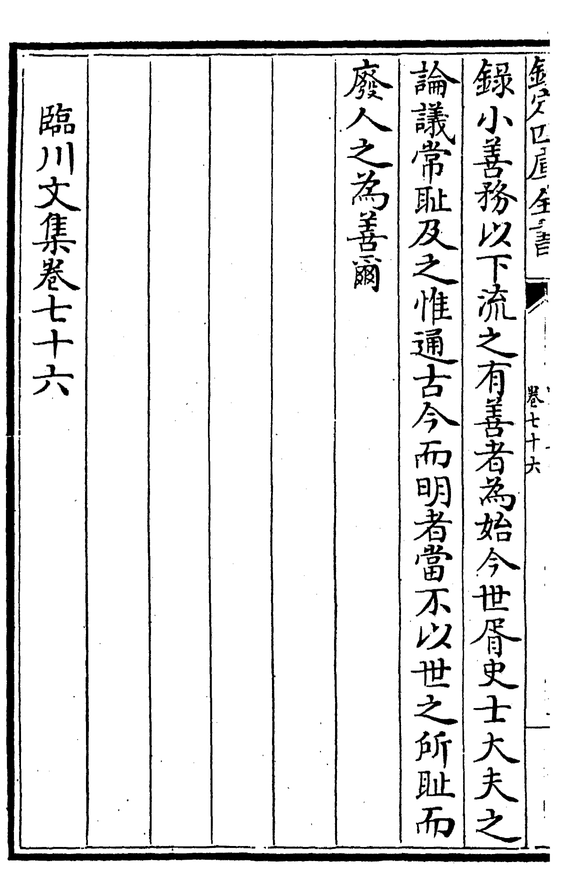
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

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

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辯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輙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闇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舃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為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為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盖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奬之道亦當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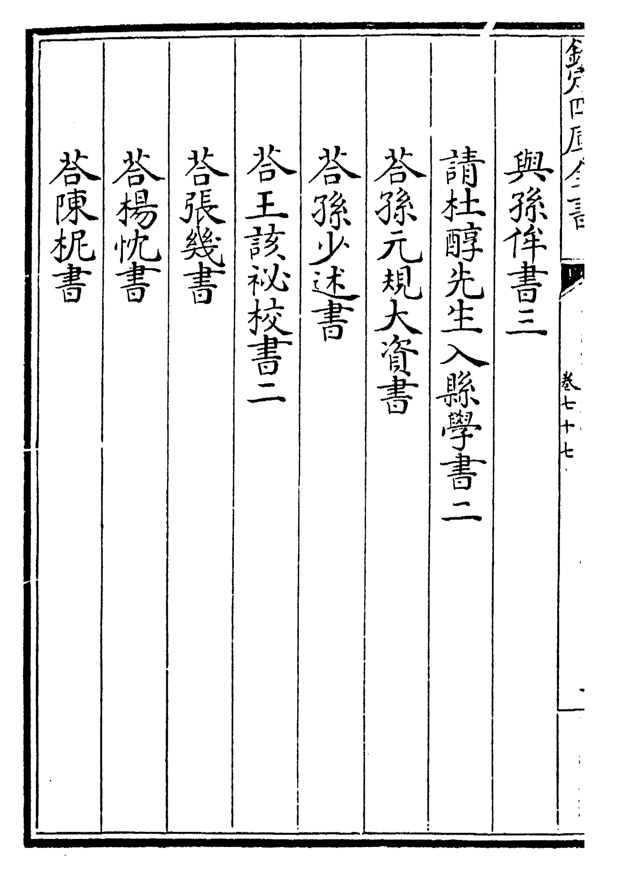


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為始今世脩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為善爾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書



荅余京書

荅王景山書

上張太傅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慨然欲出仕往即馬

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禄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為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為原説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為之先焉冐犯威重惟赦之

其惷眛淺薄不知所以為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閭閻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

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

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

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歘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狼

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寠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寠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

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怨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

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詩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詩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末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

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赧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實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實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其願哉

兄乃扳其辭以為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

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别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説而朱祕校乃已

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

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

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其

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

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

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輙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

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令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寛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

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禀踈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别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為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踈不足計也不然令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

行無事當為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為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恠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

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

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茍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麽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為貧之仕為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為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

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説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諬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賈其言濟其實賈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覲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歉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絶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

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頼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梶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藴又取其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

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

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説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説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説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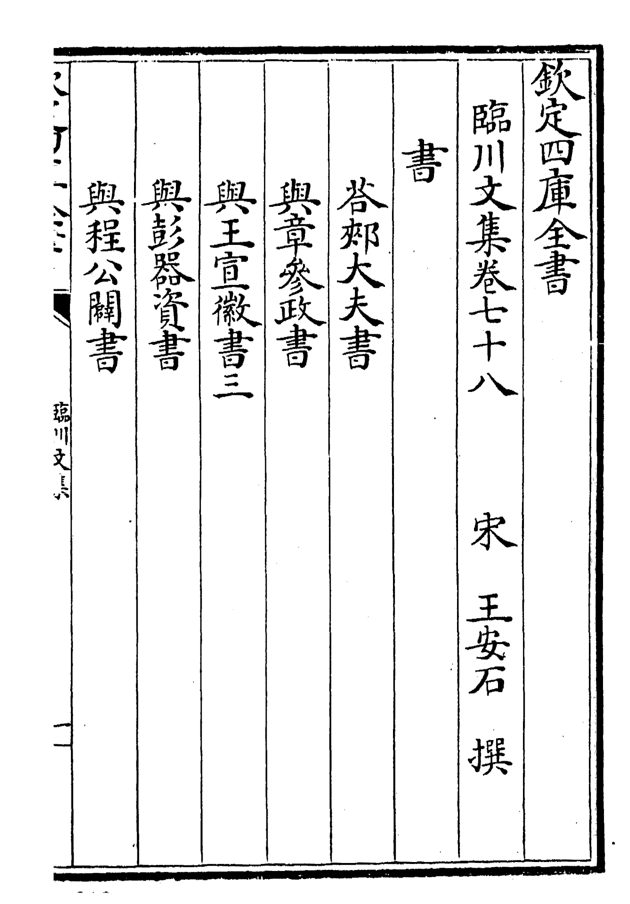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已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
文章者輙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史忽也其意豈止
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
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
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
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
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
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

馬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乞語須面盡之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令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受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秖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瘠喘稍瘳即苦

膂肱投老殘年况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
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
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倚校
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
無緣進望履舄惟兾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内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懐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啟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勤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既以好音豈勝慼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為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為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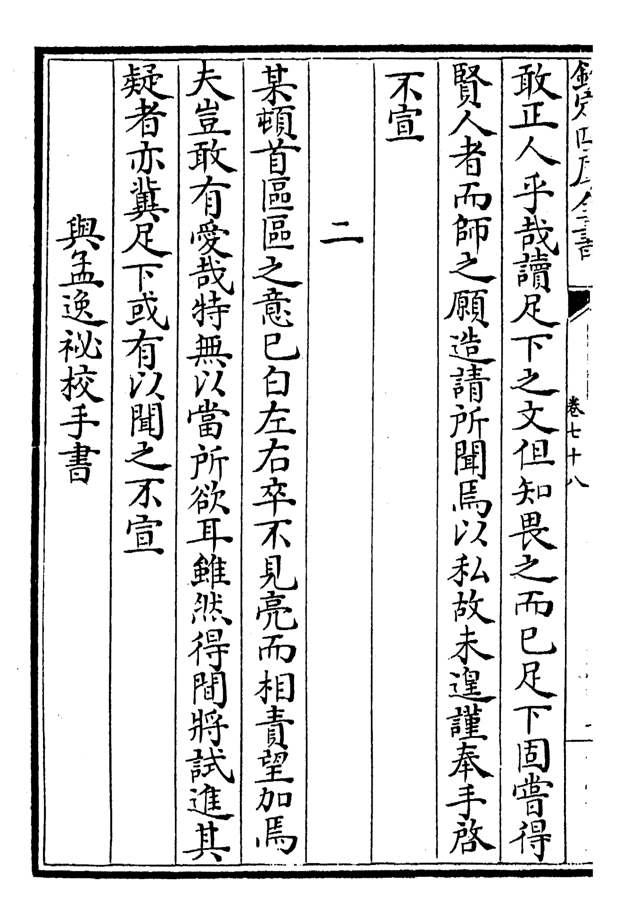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

哀慼所不可言自後日欲脩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


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别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

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為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别後懐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鷴已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寛中自愛兩日稍寒矣

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悤悤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
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
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
閤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
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
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

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逆之幸一為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茍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

之於後自己為多矣况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户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為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

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撿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凡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懐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

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

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

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

可否然元規方内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

不可耳更裁之黄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

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鈎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為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巳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蝗之入令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為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

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内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徵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羡仰羡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懐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渇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怱怱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詗營從之東馳布悃愊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為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間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

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峋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

自壽以慰傒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頫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愒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

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閒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荅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懐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荅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

展親墓不獲追送瞻億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

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

濆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

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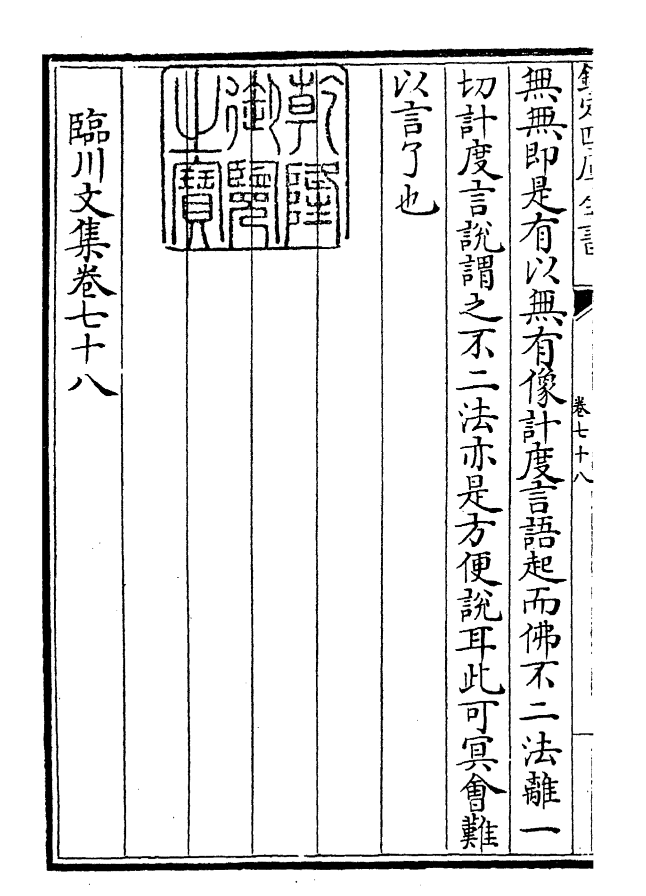
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

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絶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

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



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姚邁德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臨川文集卷七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教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羡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捴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懐下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遡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閱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

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
社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
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
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
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
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

事樞勲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
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
悃悰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奬耆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
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
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閒季友
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衮之歸豈晚某舊

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為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晛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兾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綸敷告庶位交忻歷選逝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者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賛元經體之求重念爵單最稱眷舊羣然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兹竊

幸於爲僚曲荷至懐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眉

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

議素所藴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蓋存

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方士師

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

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内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涣汗之難迴敢竭吝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恵

荅高麗國王啓

伏以徼疆阻闊覲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旜及
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
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
之多祥冀順節宣冞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别牋

罷相出鎮回謝啟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歳時辭劇就
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
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

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敖啓

比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懐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

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閶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圓品題之賜每

愧愚憧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逺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比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懐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之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汙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訏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為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

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忝與朋游實先慶忭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騖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比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苟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秉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之地

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對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勲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奬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兎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 云云 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忝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

續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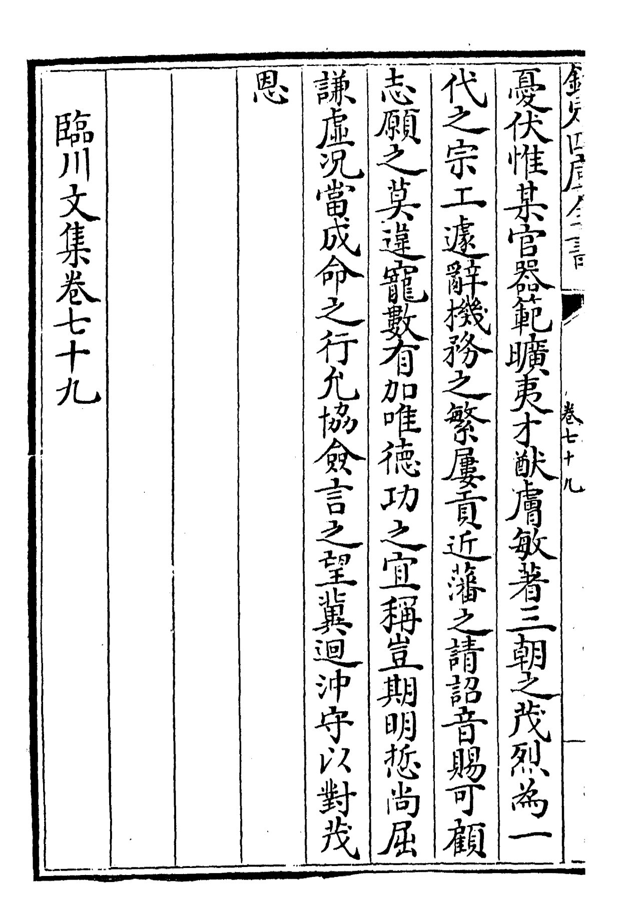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綸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翺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來皇賛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愓然汗顔俯以拜貺其為感戢實倍悃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



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愸尚屈謙虚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文集卷七十九

臨川文集卷八十

宋 王安石 撰

啓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䁥䁥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騐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

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㲄旦宜介多
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寖長惟勲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
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佳藩王室
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

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兹居里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

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
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懸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
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
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
以討論一有誤居必形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明盛讀
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

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寛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奬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内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

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其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悉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毋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
安心焉震悸葢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為貧亘餺嘗
謬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
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
業遨會時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
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
詔猥備方州自惟鈌然何以稱此兹葢伏遇某官上同
一德而以寛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踈

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寛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

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
宦聊盡爲貧之謀尚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
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吏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
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
之憂荷霜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
驚惟此陋邦近吏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
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
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

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岀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襃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沉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

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覩太平伏惟為上自順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疎之人滞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兹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輙敢用是固辭誠

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鈌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苟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為時所嚮於義

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實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脫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内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晚出薦

延方兹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為歳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寛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為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闕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

幸仁明儻存哀愍縻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怨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

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儁善逆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顯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為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微館申貺華牋竊觀以思懼恐且媿感池無頼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㐌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

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濵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彀致仕議臣雖顧其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艴取道阻長繄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兹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

問乃後門闌之厮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戚府無薄才以參籌策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寛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

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奬成將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禀訓孱好逑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鶺喜之叶占既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曷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文集卷八十